奎章閣講義

乾

親臨摛文院講義卷之上

上之辛丑三月十五日戊子移設摛文院于都摠府十八日辛卯 上臨本院與閣臣講近思錄前一日庚寅有司設御座于院中北壁南向設時原任拜位于院庭時任在正路東(提學爲一行直提學爲一行直閣待教爲一行)原任在正路西(大臣居前提學爲一行直提學爲一行直閣待教爲一行)設講位于院中大臣在楹東時原任提學從二品直提學在楹西時原任三品直提學直閣待教在南楹外經筵聽講諸臣位在閣臣後軒架陳庭南翌日早 上乃具法服詣院

陛座儀仗分東西立爐烟升樂作引儀引閣臣
入時任則提學金鍾秀俞彥鎬直提學鄭民始
沈念祖直閣徐鼎修待教鄭東浚由左就庭東
拜位原任則提學李徽之黃景源李福源徐命
膺蔡濟恭直提學徐浩修直閣鄭志儉金熹金
宇鎮待教徐龍輔由右就庭西拜位行四拜禮
禮訖時任自東階陞原任自西階陞合班為一
行上殿就講位以次進伏領籤進案冊承旨傳
捧跪進檢書官授閣臣冊　上曰聽講諸臣上
殿領經筵以下進伏領事徐命善知事鄭尚淳金熤同知事李命植鄭昌

聖叅贊官金夏材侍講官朴天衡侍讀官李時秀李鼎運李謙彬柳孟養檢討官趙鼎鎭朴天
行權以綱洪文泳承史在御座左右都承旨李坤左承旨徐有防右承旨
申應顯左副承旨趙時偉右副承旨金宇鎭同副承旨鄭志儉假注書李集斗趙興鎭兼春秋
趙錫晦檢閱金載瓚上開卷諸臣亦開卷上曰近思
錄即學問要旨而太極圖說爲開卷第一義先
讀此章好矣仍命念祖讀奏讀訖命各陳文義
念祖曰此篇自無極而太極至變化無窮爲解
說圖體也自惟人也以下推說本圖餘意而以
立人極三字爲聖人之極工其要又在於主靜
二字主靜者動亦定靜亦定之意也苟能主靜

則動無不順如貞之復元而正與義之體有以立中與仁之用有以行此聖人脩道之謂教處也大抵人莫不具仁義禮智之性稟二氣五行之精故理則同而氣則不齊其所稟之氣或不能無偏則其所賦之性亦或不能全是所謂氣質之性也陽有餘者其性剛陰有餘者其性柔木氣有餘則其性過於慈仁水氣有餘則其性過於周通因其所受之氣而各自不同苟能知其偏處而實用工夫則偏者可以終至於全矣是以為人君者各隨其氣稟而治而教之然後

可以率天下歸極而天下之極乃立焉其所以立極之道惟在於中正二字蓋易通所謂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者是也此篇所謂中正指禮智而言也雖有分言合言之各異而其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一也今 殿下以繼開之聖得君師之位苟於付畀之內一夫不能就中正之極則 殿下之功化未造其極也伏願任人之際必須量器稱事用之不違其性教人之際必須矯偏捄正導之以變其質則一世之人咸歸于 殿下之極矣伏願以中正二字體念而

中正之要惟在於主靜也志倫曰圖說槩有三端自無極而太極至變化無窮焉所以論太極也自惟人也至立人極焉所以論人極也自是故以下至篇末所以論人極既立與天合德參互以上兩段之義也太極二字見於易繫而至於人極易未嘗明言只曰三極之道而已周子始發之其功大矣人亦一天也故惟人也以下所言與上段陰陽五行萬物化生節節相應以明天人之一理故先儒以為圖說一篇主意專在於發明人極者此也而若乃人極之所以立

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一句此乃一篇之樞紐而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非但中正二字比禮智較實大抵此篇專出於易而中正即易之用故也且就中正二字上論之則正而未中者或有之未有中而不正者然則中之一字又此句之要旨也堯舜執中之中成湯建中之中孰非這箇中字乎今 殿下處立極之位繼前聖之統所當着力者亦不過中焉止矣而中固不可以他求也即這太極之則無物不在隨時隨事一循其則而不容一毫私意則存諸中

而爲一本之太極發諸外而爲萬殊之太極立
人極而與天合德之休亶在是矣於此益加體
驗是所望也憙曰太極圖凡五圈子而第一圈
則太極也第二圈則陰陽也第三圈則五行也
第四圈則乾男坤女也第五圈則萬物化生也
是以就圖說觀之則無極而太極第一圈之謂
也自太極動而生陽至兩儀立爲第二圈之謂
也自陽變陰合至四時行爲第三圈之謂也而
太極陰陽五行分成三圈故恐人誤認其各爲
一物乃復以三圈合而論之以明五行之不外

陰陽陰陽之不離太極此所以有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又自無極之真至坤道成女即所謂氣化而第四圈是也自二氣交感至變化無窮爲即所謂形化而第五圈是也流行造化之妙於斯盡矣而天人一理彼此無間故又就人身上言之以屬五圈其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即太極也其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者即陰陽也其所謂五性者五行之德也其所謂善惡者男女之分也其所謂萬事者萬物之象也是故太極陰陽五行

男女萬物之理不出乎吾人一身之中而此圖歸趣專在於聖人之道其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是也然欲學聖人定靜之道則必由君子修爲之方故繼言君子於聖人之下而著其修爲之方則敬也是以朱子以爲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其旨豈不深乎今我殿下聖學高明臣固知平日敬字上工夫已臻極處而益復加勉以立人極是臣區區之望也宇鎭曰太極有靜有動而其體即靜也聖人立極亦在乎主靜夫人君之一動一靜皆法乎天道

而一日萬機靜時常少動時常多必也涵養本源靜以制動然後方可以體天道立人極然而主靜而或離於中正仁義則便是虛靜周子之必以定之以中正仁義加諸主靜上者此也且以工夫次第言之定靜二字即大學定而后能靜之意必先有所定而后能得其主靜之本政令施措之間動合天則而不越乎中正仁義之道矣伏望體念焉鼎修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節尤極好矣似當請之主敬而乃謂之主靜者若不曰克己復理而曰

復禮之義也大體敬者乃徹上徹下成始成終底工夫也故程子教人静坐者蓋以静爲敬之根基而言静則敬在其中矣大抵治心之工能存我未發時本體然後乃可以澹然無累人慾浄盡天理流行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際亦皆隨處謹畏隨事省察無一念之間斷則是可爲聖人居敬之義而其本乃静而已必於主静二字加勉焉東浚曰太極二字諸講官反覆説難無容更陳而第以極之一字有推類而可言者這極字即極至之意也故皇極屋極北極之極字

皆取極至之意也以天地之造化言之則太極也以人君之法天言之則皇極也天地之所以一本萬殊化生無窮者即是无妄之實理也人君之所以標準四方是彝是訓者亦無偏之大道也無偏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人君代天立極能盡無偏之道以體无妄之理然後在學問為極工在治道為極治歸極會極之效自在其中令於太極之極字推類體驗以為建極之功望也龍輔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相因體用交須循環無窮生生不息故易曰天地

之大德曰生天之所以為天以是不息也聖人與天合德聖之所以為聖亦以是不息也故詩人詠天之德曰於穆不已詠文王之德曰純亦不已此可見文王與天合德而本原於不息也若乃圭璋顒昻綱紀四方者何莫非不息中做出來也今 殿下所處之位即文王之位也所當行之道即文王之道也若能體上天於穆不已之道法文王純亦不已之德勉勉孜孜無一息之間斷則自可以日新又新與天合德是臣區區之望徽之曰無極而太極即形容其極至

也極之爲字是屋椽聚會處單言太極則或慮後人錯認以有形底物故加以無極二字形容一理之本源而猶言其無形之極而即是至極處也故在天爲太極在人爲人極陰陽動靜之理即太極也中正仁義即人極也而主靜者是乃聖學用工處雖於動之中不失澹然本體是故七情之發皆得中節與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此是聖功之極處然聖人之所以如此者動靜語黙莫不合於天理無一毫私意之或間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純之一字極形容文王合天之大德於此等處每加體念焉景源曰太極二字始出於繫辭而周子又作圖說以爲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外又有一箇無極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言無極也圖說本之大易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此發明太極之道也蓋太極圖本之大易而易之道中正爲大圖說不言中正則何以明易之道佛老之道亦莫不各有一極而吾道所謂極者有異乎佛老之極而能立乎天下萬世者以其有中正仁義也是故洪

範曰歸其有極此謂皇極之道而極者標準之名也治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不過立人極三字矣立極即帝王之極功而立之之道中與正而已　殿下光臨大位為萬民標準未知　殿下之極立歟不立歟伏願一遵中正仁義之道益修其所以立之之方則堯舜三代之治不難致也福源曰此圖說即孟子以後初有之文字也傳千載不傳之統發前人未發之妙有功於斯文大矣然其時知之者鮮或有誤解其義者或有訾議其說者若無程子之

倡明朱子之發揮則此圖說將歸於种放穆脩之流矣作其說者濂溪而使其說大明大行者程朱之功也命膺曰諸講官皆已備陳臣無可達者也 上曰奉朝賀若思賓客時眷眷講說之事則豈不於今日縷陳之乎濟恭曰臣則別無可達者矣鍾秀曰此箇道理懸空而言則曰無極曰太極體貼人身而言則曰人極而以帝王之學言之則所謂皇極亦只是這極字蓋莫非至極無以復加之稱也皇王所以建極之要亦不出乎中正仁義四字矣彥鎬曰諸臣之言

備矣臣無可達者矣民始曰臣素無學識敷演文義蔑難質問有不敢強其不能而我 殿下新定本院撰成節目凡於儀文制度燦然具備而又親臨會講首以近思錄許諸臣講確規箴蓋欲以博文約禮俾臻於文質彬彬之域甚盛意也臣等之榮感已無可言而如此盛舉亦自昔罕有矣然茍不能推而廣之只行於一院而止則是豈 聖上設施之本意也哉必須自近及遠擴而充之使八域之內咸被右文之化皆成君子之人然後始可與三代比隆矣伏願留

今焉浩修曰象數可圖理不可圖而周子取圓
圈圖之盖天下之萬形多有虧欠而唯至圓者
充滿無虧欠故天以圓而動而健地以圓而靜
而寧日月星辰以圓而運行代序取圓明理之
旨微矣㝡上一圈亦即太極而陰陽之中小圈
五行之下小圈亦太極譬如萬川之月即一天
上之月也臣竊謂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好學
論四篇聯觀參究然後聖學次第乃備周子以
兩圈明氣化形化而西銘以乾稱父坤稱母溯
本而論之周子但言君子修之未嘗言修之之

道而西銘以窮神知化直說到厚生玉成周子
但言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未嘗言何以定何
以靜定性書曰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公物來
順應此乃定與靜之工夫也好學論曰真而靜
真即無極之真靜即主靜之靜而又曰明諸心
知所養則指出知行二字而聖學之塗轍具矣
伏願將此四篇深留聖意益加體認之工 上
曰今日之會盛矣新移本院特臨此筵要與卿
等一堂詢諮者豈直為談書說經而止哉文義
之外顧今日可言者多矣上自寡躬闕遺時政

得失以及乎生民之苦樂前辟之治亂無事不
言無言不到俾有所上下相益者即今日臨院
之意也若使登筵挾策隨例應文則是不過為
一場閑説話却何補於君德治謨哉蓋講説即
因言而起疑因疑而釋疑終至於感發人善心
者也是以朱子與象山義理不同門路各異而
白鹿之講門人聽講者往往有泣下者言之感
人也如是矣今欲誦聖言而説聖道以至乎一
分開發則惟講説是已今日當與卿等盡日極
談夜以繼晷卿等盡言無諱予當虛襟而受之

也諸臣皆起而拜受命　上曰此書書名即近
思也先儒以是書謂四子之階梯蓋學者為學
先從近裏處下工切問近思自近及遠故也既
名近思則篇首先言性理之微蘊恐非初學之
所可曉而有非近思之意也大凡學者雖於造
道深篤之後義理頭腦性命本原未嘗驟議而
躐論焉以子貢明悟之識親炙聖門已在升堂
之列而性與天道則猶不得聞焉以是究之此
書之首載太極圖誠幾神章中和說者無幾近
於說太高語太遼之歸乎說者或以為朱夫子

編小學而弁言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又編是書
而首言無極太極未發已發特欲使初學者知
其名義有所嚮往而已此說近似而視孔夫子
罕言性命之義不無疑晦之端平日有何講究
之義耶景源對曰以篇名觀之雖曰近思而篇
首先言高遠者蓋編書之際自不得不溯源而
論之不如是則無以明孔孟之道子思作中庸
首言性與天命此無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
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故子
思於此首明性命之原近思錄之首載太極圖

者亦此意也人物之性皆有太極如論近思則
太極於性尤近而切於日用彝倫亦莫近於太
極圖說舍此圖則學者何自而思乎此書此章
之義其意若遠而實近也徽之對曰呂東萊序
矧言之而工夫次序似若有躐等之嫌學者不
知道之大源則有若無根之水故昌黎之學先
儒譏之以其無上達之工也是故此冊之首書
太極圖者欲使學者先知人生性命之源出於
天也福源對曰孔門教人不出於入孝出悌日
用常行之事至孟子始有言性言命處至程子

論學論道無非奧辭微言聖賢之言非有異同時義然也此書之先言道體呂東萊序文已及其義而經傳中亦有如此體例中庸先說天命之謂性博學審問近思明辨之說皆在中間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也　上曰大體然矣然則孔門教人之次序朱子訓學之階級各有所異其所以異同之義可以分析而言之歟命膺對曰太極圖自濂溪傳于程子而程子門人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諸人皆可謂高弟然程子亦不以太極圖傳之故朱子以爲當時

無可傳之人也今以程門高弟所不得聞之圖揭諸篇首者似出於衰世之意蓋當程朱之時師道既立自可以盈科進步而至於程朱之後窮鄉晩學未有師承終身不見本原則易致轉入偏曲之弊故首揭此圖以端其門路也鍾秀對曰孔門教人只就學者下手處掠下說未嘗和盤說出至孟子道性善時已不免直從源頭處道破至程朱時則性理名目頭項件件備具學者須是先識得大綱然後方有準的可以下手故朱子之編近思錄則直以周子無極太極

之說揭之篇首此由於世級逾下說得逾詳矣濟恭對曰孔子之時吾道雖微而異端不起故雖以子貢之明悟不得聞性命之訓至程朱之時聖遠教弛異說喧豗學者迷所趨向故不得已而溯源發微而教之也 上曰三重臣所陳好矣蓋孟子之世異端寖起正道漸晦孟子不得已而言性濂溪之時聖言既湮邪說益肆濂溪不得已而言無極此所以孔子不言而孟子言之孟子不言而濂溪始言者矣彥鎬對曰孔孟程朱教人之序各因時勢而先後詳略有所

不同其勢固然況是書雖爲初學之模範四子之階梯而學問之道先知後行尙於性之本原道之體統不能領會則將何以下手而用工乎編書之法自不得不然也　上曰朱夫子之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先儒又以爲二書固望道之階梯而自夫人騖詞章此二書或罕寓目雖欲入道難矣顧今之世擧世之人無端厥趨向之心無淬厲濯磨之效莫不弁髦是書不徒不能字會字義句探句旨以至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初不硏究體用本

末大小精粗亦不講劘固已可歎而古之學者爲弊也厭卑近而務玄遠好凌躐而遁虛無不歸於詞章則歸於異端今之學者爲弊也并與詞章異端而不曾致意而用力凡屬文字之事擔却一邊視如笆籬邊物焉惜乎此何故也世稱我東文明立國禮義成俗治教郅隆儒賢輩出是以末學後生雖未力行於實地工夫而童習白紛出奴入主者猶在於性理之糟粕聖賢之言語雖講之家談孔孟户説程朱誠非虛語至于後世而衣儒冠儒懸空説去修飾邊幅者

亦可見遺風餘俗之尚有存焉奈之何近日以來此事亦廢古有七聖皆迷之歎而今則可謂舉世皆迷矣經筵之資益之望黌舍絶絃誦之聲莫非教化不明之致乎方反躬自訟之不暇而夷考其故則上下之間必有所以致之之由矣卿等皆經幄近臣也茲於敷示心腹欲聞昌言之日何所憚而不奏以嘉言善謨上以格予心之非下以矯今世之俗耶當內閣移設之初特開經筵選一代新進之輩始剏講製即予之苦心至意或冀有一分補益者也若使只博虛

名終無實效則剏冗官之失予固不辭而是豈所期待於諸近臣者哉君臣之間貴在無隱卿等皆以端方之士旣登咫尺之筵若無一言而退則不但自愧于心豈可傳示於後也今日所以振文風回治道之要可得聞歟徽之對曰近來俗習不尙文學不過爲虛文而已雖或有之亦是糟粕而已若論丕變之道則惟在 殿下之導率今 殿下臨講此院閣中諸臣無非極一代之選若使無所爲於下無所補於上只荷恩寵榮則榮矣設閣優待之意果安在哉使閣

臣益勉學業備顧問任啓沃入而敷奏嘉謨出而對揚明命　殿下亦懋拜昌之德益示求助之意上下交勉瞻聽聳動士必有興起者矣此亦作人之道而文風之振庶可待也命善對曰既非文義敢此仰達矣　聖上每以文風之不振屢發中朝之歎此誠當世之病也臣嘗慼慨于中頃以勵名檢陳達於初筵矣竊念　殿下臨御以來凡所以奬勸文士責飭文治之方靡不用極始意則數年之間必當有蔚興之效式至于今貿貿依舊前則以科舉之頻設頗有會

做科文之人今則并與科文而廢之終年闔歲未聞留意於文字上如此而文風何能振作乎究其弊源則不無所由蓋待文王而興者皆是豪傑之士也衰世中豪傑之士豈易得哉勢將以中人以下責之於人不行勸懲之政而能使中人以下自趍於導齊之科自古未易此臣所以惓惓於激揚二字以為一分矯弊之本者也苟能激濁揚清使舉世之人咸知不文者為可恥而能文者為可貴則絃誦之聲不斷於賢關之中文學之士輩出於京鄉之間人才可以登

庸治道可以成就此在　殿下一轉移間伏願
深留聖意焉景源對曰近日讀書之人幾絶種
子矣國朝儒學莫盛於　宣孝兩朝而至于
肅廟末年卿士大夫猶尚文學彬彬有可觀者
閭巷五十年之間遺風餘韻尚有存者臣亦少
日學是書於先正臣李縡之門此豈非昭代之
舊俗乎今則儒學已絶庠序州閭之間絃誦不
聞者凡幾年矣竊覵　聖上崇儒求賢之誠非
不至矣而如金鍾厚則未及招徠今已作故俞
彥鏶則年亦老耄終不造朝士林之歎惜久矣

蓋聖王作成之道先自朝廷而表式然後可見
興起之效惟願 聖上留神焉 上曰顧今世
級已降治道漸下不待文王而興何可責之於
今人耶然而勸懲之言大體好矣格非矯俗之
道諸臣盡言之可乎福源對曰今日事乃是曠
古之盛舉以講學兼求言體用具備聖意非出
於賁飾聲明而已將欲求實效也天下萬事必
徹頭徹尾無作輟然後方有功效如唐虞賡際
君臣上下日日相與問答講論者無非危微精
一之訓也無非都俞吁咈之言也治化安得不

如彼其盛乎今日一番盛舉之後聖心若或間斷則只使臣等蒙被曠絶之榮而已上下之間有何實效乎今日登筵者不過臣等十餘人此外或在朝或在野願忠之臣有志之士未知為幾人若使聖心講學常如今日求言常如今日典學有終始求助無遠邇則何理之不明何言之不來唐虞之盛亦致之何難哉儀者大臣以文風之委靡請行勸懲之政勸懲固不可無而若但以爵祿而勸之刑罰而懲之則亦難責實效矣惟磨以歲月勿忘勿助有悠久不息之化

然後方可期作人之美矣鍾秀對曰今日親臨
講會誠千古盛事也　聖上果收啓沃輔導之
益而畢竟又有文風丕振之效則今日之會固
非不幸而倘或不能然則當此文勝之日不過
爲添一獮文而止矣本閣之刱設已多年所而
規模制度尚未定矣今番聖意極其勤懇以致
諸臣殫心奉行閣中規度皆得成就結裏臣於
此竊以爲喜亦以爲憂　聖上臨御以後已及
五六年而大凡治法政令皆不無始銳終弛之
漸矣今閣事之成就克有始終如此從此百事

之終始成就皆如閣事則可無終弛之慮此臣之所喜也萬一他事之終始成就不如閣事則本末倒矣此臣之憂也伏乞深留聖意 上曰然矣先儒有言曰井田必自一邑始蓋先之一邑推之天下之意也王者經邦學者進德必皆先從入頭處下手然後乃可以取次做去今予內閣之設置亦此意也振勵文風鼓動一世之效將欲自一閣始者今已六年于玆矣近始略定規度稍立儀節庶或有循名責實之望予之所以眷眷不置者豈徒然哉粵在 光廟朝始

有內閣之名要倣宋明之制中古以後廢而不
修逮于 先朝始置編次人畀以潤色絲綸之
任但職無定號官無定額雖有內閣之意而內
閣之制尚未復焉今置此閣非予刱立即因國
朝古事略加損益者也今華儀文始備而若使
諸臣不體予心徒侈虛卽則惟予右文之本意
適足為益其浮文而已此豈不大可憂也然而
修舉之政只行於一閣而此外百度則實有不
承權輿之歎委靡叢雜莫可收拾尚何望治化
之成也顧今國事艱虞溢目朝象渙散而尚不

得底定矣生民愁苦而尚不得拯濟矣士氣益頹將何以振作人才漸下將何以作成軍政日紊則矯弊沒策經費日匱則裕用無計以至種種病敗不勝其多者苟求其由誰執其咎今日之無實言即今日之一大病源也未知予無來諫之實而然耶卿等無納約之誠而然耶是誠左右顧而莫省所以也噫 皇朝科道之弊可勝言哉當時設官蓋所以廣開言路而畢竟分朋漸至於交搆讒間用一人則輒騰彈駁出一言則隨加扶摘以至塞外之將相繼就誅林下

之士亦皆罹禍　皇朝二百年元氣於是而不復振矣以今之風氣習尚若使公車日積則恐或有似此之弊而言路國之血脈存亡係焉豈可先事而豫慮不思所以開言路之道自歸於因噎而廢食乎今此求助之教亶出數心之意而登筵諸臣終無一言之仰副實孚平日之誠不能孚人固所自愧而亦不能不慨慨也鍾秀對曰言路之杜絶臣嘗累陳其可悶矣自上雖下求言之教而終無求言之效臣每以自上反求諸已之意仰達矣大凡下之人不從上之所

令而從其所好者理也書云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須是心之所好有甚於口之所言然後方可以孚感于下矣 聖上雖屢煩求言之教而臣下終無應之者則其意必以為上心之樂聞昌言不及乎辭教或與辭教有異而然也此無他道唯在 殿下益軫反躬之道以為來言之地而已矣民始對曰天下事先立規模然後可責實效 殿下臨御以後世道益下文風益壞者職是規模不立之故也俄者勸懲之論非不為好而不立勸懲之本只事勸懲之末則

勸之而人不知勸懲爲而人不知懲矣顧何補於回治道振文風之道哉雖以内閣言之如臣無文亦參是選人之視臣者乃以爲當然希覬始生奔競遂甚朝廷之擧措如此尙何望勸人而懲人哉今日之許多病敗只縁規模不立而規模之不立惟在於治不得要道也　上曰然矣何以則果得要道耶鍾秀對曰爲治之要莫如愼官方淸要緊重之職尤不可輕授須是酌量人與器之稱不稱灼見其相稱而授之然後方可以杜倖門抑躁競茍爲不然則人將曰彼

亦爲之吾豈不若彼哉於是乎人皆不安其分而舉懷僥倖希覬之望奔競鑽刺百弊俱興況今士大夫掮廉恥求榮進風習漸㴠已成痼疾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李臣故曰莫如愼官方乞留聖念志儉對曰 殿下以今人不惟不務實並與文學而弁髦之爲憂聖教誠然而其所以如此者無他以俗習之賤名檢也盖名檢本也文學末也如使今之人皆知名檢之爲貴而不欲放倒則文學將不勸而自勉矣 殿下爲是之憂以爲制之於外所以安其内也故於本閣

儀節亦未嘗不屢勤飭教必欲臣等之交相勉
勵無失其儀聖意蓋欲自此而為修飭名檢之
始也臣等豈不欽仰慕有其誠而後可以行其
事臣等自來全乏本領工夫既無其誠而徒求
於儀文之末則豈無扞格怠惰之患乎設令嫻
習於拜跪進退之節轉見其文勝意虛如程子
之訓矣固無以仰承聖意之萬一而非徒此也
大抵近日百千萬事之無一修舉以致 殿下
之治不徯志中朝發歎者皆坐於欠一誠字此
實羣下之罪而 殿下導率之誠必有所不至

者故耳如果加勉於一誠字可以貫金石而孚豚魚則必有觀感風動之效矣臣之此言雖甚陳陋救弊之方無尚於此蓋加聖念焉念祖對曰今我 聖上每以作成之方屢發臨筵之歎辭教懇至臣竊欽仰而 殿下苟能實心施措終始靡懈則彬蔚之化何難指日而期也至於文臣講製已有成規必見來效而雖以泮儒事言之頃於禁苑試藝賞堂賜醞又復命頒璇題使齋生應製寵賚便蕃舉皆聳動興起而方外諸生亦皆聞風彈冠云菁莪之盛朝暮可期矣

第念近俗鮮有小學之工幼失蒙養之方長致扞格之患不能拘束筋骸閒習禮儀終至於放倒行檢紛汩名利者職此之由也今欲極推本之意盡儲材之方則古者小學之教正爲今日之急務也是以自古四學皆有教官間又多置分教官以教都下之童蒙今則分教官之制雖難復古先飭養蒙之官俾盡訓迪之方又命四學教授誠心勸課則庶有補於作成之道矣

上曰言則好矣今置四教官養國內童蒙欲責成效其亦難矣尹和靖從伊川學半年後方得

大學西銘看蓋欲先養他氣質則以學問之意也謝上蔡請學於明道明道教以靜坐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抵靜坐則可以居敬而存心矣學禮則可以檢身而飭行矣初學進修之道莫要於此旨哉兩先生教人之訓也此與古聖王教人小學之義其揆一也而靜坐二字尤爲今人對症之劑這靜字是主靜之靜也非釋氏虛靜之靜也靜之中有主宰者在禮所云儼若思毋不敬者是也先儒之言曰靜中有物亦以是耳此固學者徹上徹下之工而至若初學之經

繞俗習偷惰放肆者爲欲收其已放之心做得漸進之工則捨靜坐二字恐無下手處矣今日養蒙之道固是急務而此姑置之先自寡躬至于直提學以下必勉於靜坐之工而後可以爲小學之成功大學之門路矣況彼南行坐諸臣尤是妙年之新進無非可教之良士盍益自勉於是乎今此登筵諸臣第一切實之工惟在靜坐二字一日二日真積力久則自可入於繩尺科臼中矣予當自力諸臣亦以此各自勉焉即予之竊有望於諸臣者也念祖對曰臣等雖甚

愚迷敢不銘佩　上曰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
其善學靜坐實爲初學之要道而亦不可泥看
若靜坐而已則與叅禪入定有何區別故延平
之學造詣深篤而猶令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
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朱夫子亦
於初年頗信其說後來大以爲不然以子思只
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嘗教人靜坐體認
也靜坐體認之說起於佛氏六祖所謂不思善
不思惡認本來面目是也學者若不洞辨吾儒
與異端差毫謬千之殊往往多流於他岐故伊

川識破此弊以為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二段語最為的當千古不易之論也朱子又於晚歲謂知舊曰李先生說終覺有病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可專向靜中求又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便是禪只須着一敬字通貫動靜此言尤真切明白向所謂教人靜坐云云蓋欲其檢攝而不放也箕踞心猶慢況不以靜制動則此心豈在腔子中耶靜坐為主敬之工主敬為學聖之本靜而存養則靜時敬也動而省察則動時敬

也無時無事不用工然後自有進益之妙俄以
靜坐二字為諸臣言之而或慮其未及諦聽又
此云云諸臣拜受命　上曰近思一篇掇取四
君子之格言而編輯之捜英羅精門路煥然孔
子之道周程張朱繼之盖孔夫子集羣聖之成
而朱夫子又集諸賢之成學者欲求孔夫子集
成之跡則求諸周張兩程之言可以造其蘊奧
欲求朱夫子集成之功則觀於是書又可以探
其意義大槩是書求端用力之方處已治人之
要莫不備載與大學次序可作表裏看此曰求

端者似乎大學之格致也此曰用力者似乎大學之誠正也此曰處己者似乎大學之修身也此曰治人者似乎大學之齊治平也今欲用工於二帝三王之學用力於二帝三王之治則捨是書何以哉然世之人視此書如視陳談不曾致意者其弊安在徽之對曰冊子規模各異似不必強而較之矣人不讀書士皆瞢經至以先聖之格言視若笆籬邊物事初無喫緊下工之意此所以世無真儒久矣　上曰為學之全體大用盡載於修己治人四字中而此外又生小

節目者何也必有指意可得詳言歟鍾秀對曰用力當兼知行矣 上曰此篇論道體盖道者日用當行之則也先儒註釋不啻明白而此曰道體道之為言何謂也體之為言又何謂也道者無形何以謂之體也既曰有體則道是有形之物耶且此道字與率性之謂道之道同耶異耶先釋道字體字之義仍釋中庸首章道字之義可也福源對曰此道字與率性之道不同而與形而上之道略相似矣命膺對曰道一而已率性形上同是道也豈有同異之可分耶體字

即指道之全體而言也鍾秀對曰形而上之道與率性之道非有二道也率字非用力底字本指元來自有之道而言則或疑其有同異者恐未然矣徽之對曰此道即天道道是理也人既生矣理亦賦焉循此理謂之道然則此所謂人道與率性之道似同矣 上曰道者無形可見無跡可尋即一當然之則也體者在人為百體一體在物為本體定體是乃有形之謂也今以體字着在道字之下何也必有下字之本義可得聞歟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道體先儒釋之

曰道之體統又以為性之本原仍以為學問之綱領故此書先言道體云云學者欲明此道之體以及乎道之用則惟其下工之方其目維何必有由近及遠由粗及精之工然後可以窺其道體之萬一序文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有以盡得之者或此之謂歟憙對曰道本無形則道體之體字非形體之體而即體段之體也蓋體字之義有三或曰體段或曰全體或曰體用若謂是體用之體則動靜者太極之體用也豈可以只言其體而不言其用乎至於全體云

者雖與體用之體有間而若與大用二字對言
則亦爲體用之體惟以體段之體看之然後似
穩當矣　上曰若謂之體段之體字則體段之
體字體統之體字其爲體字則同而段字統字
各有字義體段體統同異之說可得分言歟憲
對曰體統之體字與體段之體字所指之意似
有間矣念祖對曰謂之道體則此是摠指全體
大用之道字今以體段言之則其所指者小似
不能盡包矣以體統言之則所指者雖大似涉
於有形體矣即其無體之說而拈出一體字以

名言之則其全體大用自可該括矣志儉對曰此體字非形體之體卽體段之體蓋猶曰全體云爾故程子論天道亦曰以體則謂之易此等體字恐無涉於形體之嫌矣此道字與率性之道均是道也宜無異同而但此道字卽性與天道之道彼道字率性之云雖非人工修爲之謂而旣曰率循此性云爾則所就而言者微有不同矣蓋此道字並包得中庸所云天命地頭故耳鍾秀對曰此體字與體用之體有異是統論道之全體也體段之說是矣　上曰太極二字

始見於何書耶極字之義與皇極屋極北極人極之義同耶異耶此曰無極而太極蓋無極只言其無形太極理也太字大而無復加之義也可謂造化之樞紐萬彙之根柢今欲釋是義則何以為說為可也憙對曰太極二字則孔子已言之無極二字則周子以前雖有老子之言只指氣一邊而非所謂理也且如邵子所謂無極雖與老子之言不同亦是氣也則以理言之自周子始矣蓋周子之作圖說也特言此二字以明太極之無形蓋無形者理也而非所謂氣也

是以朱子釋無極而太極之意曰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其所謂無形者即是無極也其所謂有理者即是太極也然則以理之無形而言之者為無極以無形之理而言之者為太極而太極之外豈復有一物而為無極乎且北極屋極之極皆是有形之極也太極之極乃是無形之極也極字則雖同所不同者有形與無形而所謂無形者無極是也則無極而太極云者謂無如皇極屋極之形而有至極之理也志倫對曰屋之中四方之所湊會處為極其他極字皆是取

喻於屋極之極也皇極即四方之表凖則此極字雖亦無形猶有表凖之義至於太極之極乃是無聲無臭之理則取喻雖同而其虚實徹有不同者矣鍾秀對曰皇極屋極北極等極字雖取中央作表凖之意而其所以為表凖者正以其極至無以復加而然則與無極太極之極字別無異義矣。上曰無極當解以無形云者似然矣而極即理也形即氣也無論無形有形若以形字解這極字則是極字反歸着於氣分上耶此以無形解無極字豈非起疑處乎志儉對

曰朱子所云無形而有理恐爲的當矣盖太極直是至極之理本無形體無方所而或恐後學錯看以爲有形體有方所故濂溪特加無極二字以明之然而上極字屬之於形下極字屬之於理若不能善看則亦有分異之嫌故先儒黃榦曰極字以有喻無而所喻在於言外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然則其屬於形屬於理者皆在言外而兩極字同是取喻之字不可以無極之極字直作形字看恐無歸於氣邊之嫌

矣鍾秀對曰釋無極而太極者或以無其極而太有極釋之或以無底極乃是太底極釋之無底極云者驟聞雖差異而其意蓋謂無形底極也亦自成說矣憲曰此說恐似差謬若謂之無底極則不但上下極字同爲無形其所謂無者將爲異端虛無之道乎蓋無極而太極五字世人釋之者不一或以而字作者字意看或作然字意看或以而字作接連上下之意看而者字然字之意皆不免賓主輕重之病惟以接連上下之意看之者爲當是以朱子以爲無極而太

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觀於此則而字之為接連上下之意可知矣至於無極之釋以無底極云者臣未知其可也鍾秀曰無字之釋先於極字而不後於極字然後無極二字與太極同一文勢矣志儉曰是不然若先解無字則無極之極字別為一極而與太極為二件矣且如是看則朱子所訓無形而有理者何謂也鍾秀曰無極而太極云者若曰無形之極而有理之極也志儉曰是又不然一無字何以含得無形之義乎且以無形二字之義盡屬之於一

無字則無極之極字又何指耶太極之太字必不可作有理解則有理之釋不得不歸於太極之極字矣然則無極之極者亦當作有理解耶若曰亦當作有理解則無極二字中已說盡無形有理之義太極便為衍語豈其然乎命膺曰此句我東先儒多有論辨之語或以無其極為訓或以無形之極為訓尚無定論而臣意則無形之極云者與無聲無臭之義合似當為定論也鍾秀曰無極之無字太極之太字較重於兩極字矣憙曰不然無極太極四字雖加減一字

不得而肯綮則全在於兩極字若無上極字則
無字有何着落若無下極字則太字有甚意味
觀其義意極字爲主則其不可以無字太字謂
之較重者明矣 問 上曰東伯言然矣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解無極二字造化樞紐品彙根柢解
太極二字此則雖不載此篇註解古人有明言
之者此説無或害於本旨耶抑分明形容之説
耶憙對曰無聲無臭解無極樞紐根柢解太極
則無極之爲無形太極之爲有理斯可見矣鍾
秀問於憙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此性字本然

之性耶氣質之性耶意曰本然之性也鍾秀曰
既下各字則各字即區別之意也今以各字觀
之似是氣質之性矣意曰本註云渾然太極無
不各具豈不爲本然之性乎志倫曰觀於各一
其性之各一字則亦似涉於形氣矣 上曰東
伯言是矣就五行上言之雖是各具一性就天
命上觀之即是同受一理朱子曰天命流行隨
在氣質中而各自爲性蓋天命即本然之理也
故曰各具一太極予意則以各具一太極五字
可知其爲本然之性也 上又曰俄以此言敎

端而未及究其説矣大抵文王不言太極而孔子言太極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無極若使文王演易於孔子之時則文王當曰太極孔子纂易於周子之時則孔子當曰無極耶二聖一贊易地其將何以為説耶景源對曰文王之時非無太極而文王不言太極者秘天道也至孔子時則異端始盛易道不明於是乎始言太極故論易者以繫辭為一枝花及周子之時或以孔子之易謂出於老子或曰太極自道德經而發揮或以為上古之時無極翁始生太極周子

乃作圖說言無極而太極是太極圖亦可謂一枝花也其有功於吾道者與孟子無以異也志倫對曰前聖之所未發後聖發之者蓋以時愈降而言愈詳也文王在孔子之時則必言太極孔子在周子之時則必言無極云爾則言不可若是其幾也大抵前聖後聖易地則皆然言不必同而發明此道則似無不同矣憙對曰義理無窮時世有異前聖後賢之言漸益詳密孔子之言太極周子之言無極此也然前後一揆易地則然何敢曰文王不言太極於孔子之時孔

子不言無極於周子之時耶　上曰陳北溪之言曰而字只可輕接過了不可就此中間作兩截看此言蓋慮學者以無極太極看作兩件物事而然也然周子著説加一而字於兩極字之間者似或有下字之本意可以詳言歟憙對曰而字即承接斡旋之語着一而字然後無極太極方可為一極也志儉對曰此而字只是接語之辭非所以作層節也今去而字而只曰無極太極則二極字各自為一極周子下字之意可見矣　上曰周子闡一圖至精之理發千聖不

傳之妙非周子不能以為此圖非程朱不能以會此說矣是以宋史氏記周子說曰自無極而為太極朱子至發請改之議若無本文之明切朱說之發揮幾乎累周子而誤後學矣大抵俗儒錯解處類多如是可不懼乎僉曰然矣 上曰嘗見朱子之說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先正有引是說發揮此句者然有無為一之說先儒或歸朱子初年之說先正之釋是句必引此言何也憙對曰識如聖教矣老子之以有無為二此所以為

異端而周子之言有無則異乎是焉盖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即無形而有理則無極太極元非二物而可見有無之爲一矣　上曰陸象山以爲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也象山之看無字其意何在而然也朱子之辭而闢之猶不洞快但言其不然而已此或不屑其所見之不精不欲深下其說而然耶憙對曰陸氏之論任其胷臆全是杜撰而至於此言尤極不成說有不足多下誠與兒童之見無異朱子之不極言而痛斥之者恐以此矣　上曰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復動云者陽動之極則陰始生陰靜之極則陽始復動之謂耶憙對曰動爲陽靜爲陰而動靜爲陰陽之界分則動極然後方可謂靜矣靜極然後方可謂動矣如以一晝夜論之晝爲陽動夜爲陰靜苟論陰陽大界分則陽動之至於十分者是所謂動極而陰之靜始在於此時陰靜之至於十分者是所謂靜極而陽之動始在於此時不然則朱子何必言靜於動極之後言動於靜極之後乎

上曰然則先儒曰今日是夏明日是立秋

此言十分地頭極動而靜極靜而動者也又曰才動便屬陽才靜便屬陰此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互相關續者也大抵動靜相因陰陽相根春生而有秋殺之理晝明而有夜晦之理陰盛於十月而曰陽月陽盛於午正而屬陰辰以此推觀則陰陽之分不可區別界限謂之以十分地頭始動始靜矣然則此曰動極靜極云者果何謂也且動極靜極之極字與太極無極之極字同是極也字義之同異亦可以詳言歟念祖對曰動而陽上面即是靜而陰動極十分而後

靜靜極十分而後動今日是夏明日是立秋云者是就陰陽十分極界分地頭言者也須着如此說然若又就其中分界而言則午時之屬陽未時之屬陰雖如今日夏明日秋之大分界矣然午正以後則未初之陰已動於其中是所謂陰陽互根動靜無端者也 上曰此言猶不得明切矣若如此言則午前是陽午後是陰與今日是夏明日立秋同歟念祖對曰午前陽午後陰則以動靜之互根言之也今日夏明日秋以陰陽之大分言之也憙對曰大體以理言之則

動極始靜靜極始動而盖其動靜之根互在其中此等處不必留着一邊看矣命膺對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言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此動靜之小分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此動靜之大分也　上曰旣曰動靜互爲其根此言理之一致又曰分陰分陽此言氣之對待交相爲端循環無窮則繼言兩分字顯有區別之意其爲一爲二之分明言之也憙對曰陰陽二氣自是一氣而以流行言則爲互根以對待言則爲兩儀盖其一動一靜雖似

為二氣而其實則動由於靜靜由於動動之氣
即靜之氣也靜之氣即動之氣也未嘗有彼氣
此氣各會動靜此所謂流行也雖是一氣之動
靜而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判而為二一定
不移此所謂對待也鍾秀對曰互根以流行言
也分立以對待言也陰陽本只一氣以流行言
則一而非二也以對待言則二而非一也真所
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陰陽本雖一氣及其滾来
滾去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則兩儀判焉本
来一氣到此却無討頭處矣　上曰然則一動

一靜即氣也所以動所以靜即理耶憙對曰然矣　上曰兩儀之稱先儒曰儀者匹也如俗所謂一雙一對云而儀字之釋以匹字先正既稱其的確儀字之釋以匹字果見於何書耶命膺對曰本註亦曰儀者匹也　上曰陽變陰合陽謂之變陰謂之合陰之不言變陽之不言合何也今若以陰變陽合看之則果不悖於本旨歟念祖對曰陽之言變者陽之性動故能變也陰之言合者陰之性靜故能合也陽動於上陰悅而隨之故陽曰變而陰曰合也命膺對曰陽則

主張闔闢之權而化之故曰變陰則但從陽之闔闢變化而往隨之故曰合也志倫對曰陽變者是氣發動之謂也陰合者是氣凝聚之謂也其意與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頗相類矣若曰陰變則陰非發動之氣若曰陽合則陽非凝聚之氣此所以陽必言變陰必言合也　上曰生水火木金土陽来於陰陰合於陽生此五行如人物之生息然乎抑兩儀各分陽自陽陰自陰亦可以生五行乎若曰合然後生云則所以合之之故所當合之之則莫不本於理此亦可

以詳言歟命膺對曰似是交感化生之生也志
儉對曰合變之所以然既已陳之而有物必有
則是氣合變而為金木水火土則自有金木水
火土之則合變之則在於是矣鍾秀問於志儉
曰繼善成性理也陰陽變合氣也不可謂之同
矣志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陽之發
也成之者陰之凝也初豈離氣而言者而陽之
所以變陰之所以合即理也理亦在合變之中
矣念祖曰陰合之下又着一生字成性地頭生
字當之不可以陰合謂同於成性也志儉曰成

性之性字雖屬於有生之後而性之所以成乃是陰合之故則豈可於陰合之外更求成性地頭耶且陽變陰合則五行之質已成著於陰合之後又以有生為一層節則便不是矣才動即是陽才靜即是陰而猶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以文害義可也豈可以是謂動靜與生陰生陽亦有層節耶先儒有曰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陽變交陰則生水金陰合於陽則生火木如是看則變合二字便帶相交之意此則以陰陽對待而互為主者言之耳若以陰

陽之流行言之則陽雖爲主而必待陰之凝合而後成質陰雖爲主而不有陽之變動則亦何以生物乎雖以人之生言之男女之陰陽雖異而其合變而有生則一也上曰諸臣所對皆欠明的似未能諦聽予言而然矣盖一陰一陽動靜無端以其流行而言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以其對待而言也五行之生也流行者變合而生之乎對待者往來而生之乎陽之中亦自有陰陰之中亦自有陽則流行之中亦有對待而不相混者對待之中亦有流行而不相離

者陰陽動靜之間一變一合自在其中則不須曰對待者來往相交而始生五行乎若曰對待者相交而五行始生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可以詳言之乎此予發問之意也大抵獨陰獨陽必無生物之理矣既曰陽則陰便爲其耦既曰陰則陽便爲其對對待相交之說固似然矣而其所以相交而合合而後生者盖以盈天地者只是生物之心而非陰陽之相合則無以生物故也此其爲所以合之理耶陰陽相合而萬物始生者當然之理也此豈非所當合之則邪乎

見如是而諸臣似未及諦聽矣僉曰聖教如此臣等始恍然覺得矣 上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大抵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朱子載之中庸章句以此說較看此句同耶異耶若曰同爾則與章句之意無差殊處乎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謂氣成形之時理乃賦焉者也然則是將曰氣先而理後耶理實氣之主也成形之前已有所以成形之理然則其將曰理先而氣後耶朱子曰有是理而有是氣又曰氣是依傍這理行此云理亦賦焉

究此亦字之義則理氣先後可以明言歟南行諸臣亦陳所見可也鼎修對曰理乘是氣氣包是理元不相離則初無先後之可言而蓋理本無形氣有這跡就氣分上而後可驗本然之理也　上曰然矣此曰五行一陰陽語類以太極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又以為利貞是陰元亨是陽利貞之所以為陰元亨之所以為陽何意而就五行上分屬元亨利貞則水火木金土當屬於那字耶或者曰木屬於元火屬於亨利屬金而貞屬水則土無所寄屬而此則如信之寄

旺於四德此說亦近是亦有難解之意言信而爲五常言土而爲五行獨於元亨利貞只說四箇字何也志倫對曰五行之土五常之信固不可謂之剩語而木火金水各主四時而土則寄旺仁義禮智之中信無不在故論性者或只擧四德則土與信亦差別於四行四德矣天地之道誠而已元亨利貞無非這箇實理之流行四時之序土無所主論性之說信或不擧而亦不可謂欠缺則雖不言誠誠自在於元亨利貞之中恐只當如是看矣　上曰此曰太極本無極

上文無極而太極之而字必須輕輕看過則不至甚疑而此句中本字與而字差殊既言本則似有太極本乎無極之嫌然則能無看作二件之弊耶本字之義蔑可詳言之也念祖對曰本之爲言即是合下如此之謂也而之爲言承接語辭之字也上既先言無極以明太極之義故下此而字以接其辭而若着他字則便有兩極之嫌下則先言太極而推言其元來無極之意故下此本字而若換他字則無以明本自一極之意而字本字之間下字雖殊其義無異順說

逆說之際語雖不同用處各當此等處推移活
看似好矣 上曰此曰無極之真云云不曰太
極之真而曰無極何也又曰二五之精而不曰
兩儀又不曰五行而兼言二五者何歟此兩句
既爲互對則上句中無極太極之不幷說下句
中二儀五行之獨兼舉是何義也豈其或涉於
二件物而然歟然則兩儀五行獨非一氣乎此
義可得以詳陳歟鍾秀對曰理則一源氣則萬
殊故以二五對無極而言矣命膺對曰真字便
是太極之義是故只言無極而不復言太極也

鍾秀曰雖曰太極之真未爲不可也念祖曰太極既是理則只可曰無極之真而不可曰太極之真矣鍾秀曰真字只當屬於無極而不可屬於太極云爾則是無極與太極分明作兩件物事矣大抵無極太極只是一理而二名如不可互換說則是二物也非二名也上曰一提學之言實是語病矣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然則無極之真即無極而太極之意也上文既曰無極而太極云故此曰無極之真今若曰太極之真則此何異於

太極之太極也當如卿言是猶曰天道之理天理之道也不特義疊而語複果成甚說話乎鍾秀對曰雖承聖教而臣意則終不知其為然矣太極之下不得下真字則無極太極將分為兩極看也憙曰真者无妄之謂也則此真字恐不可看作理字矣鍾秀曰此言誠然矣　上曰東伯言亦失矣只將此真字看作太極宜矣南行諸臣亦陳意見可也志儉對曰無極之真猶言無形之理若曰太極之真則太極亦理也豈不為語疊之病乎憙曰如此為說則無極獨非理

乎志儉曰單言無極二字不可謂之理矣無極即無形體方所之謂也憙曰眞字直作理字看乎志儉曰理也憙曰眞字不當直以理字看之蓋理之无妄即所謂眞也朱子雖以理解眞字而乃所以形容此理之无妄非直言理字則其意若曰以無極之爲理故此言眞字以明其爲无妄也志儉曰朱子明言眞字便是太極太極非理乎憙曰今若以眞字直作理字看則亦當以二五之精字直作氣字看耶理故謂之眞氣故謂之精眞精二字即所以形容理氣之妙而

不可以喚做理氣字矣志倫曰二五即陰陽五行也二五之精云者若曰陰陽五行之氣惡乎不可太極之釋即至理也太極之真云則若曰至理之理矣念祖曰太極既是理則太極二字已該得真字意思更何加真字自歸贅說之病乎憙曰以理之無形而言則曰無極以無形之理而言則曰太極而太極本無極則雖謂之太極之真亦何妨耶特以上文既曰太極本無極故下文承之以無極二字語勢固不得不然而若以為真之一字不可言於太極云則誠有不

然者太極既是理也則理亦非无妄者乎且以無極看作無形而不可遽謂之理也云則未知無形者不為理而何者為理也朱子以無形釋無極之義以有理釋太極之義而無形則有理有理則無形又何可以無形者只謂之無形而已而不可謂之理耶既曰無形則不可謂氣也而又以為不可謂理也則所謂無極者非氣非理而果是何許物耶志儉曰言太極則無極包在其中而只言無極則不得包太極何則無極二字所以明太極之無形而太極即理也理固

無形則只言理而可包得無形矣只言無形則何以包得理乎若以無極為理則無極而太極將如何解耶無聲無臭者固理也而今若曰無聲無臭動而生陽則是豈成說乎　上曰若使太極之真不為語病則自濂洛君子至于我東而中間作者不為不多矣何不以太極之真四字發未發而眎後學乎真字即理也太極亦理也今豈可曰太極之理耶鍾秀對曰真字即以此理之真實而言也乃是狀德底字也非替貼理字說者也假令是替貼理字說或曰無極之

理或曰太極之理猶曰無極底理太極底理俱無不可非若以一之字上下分形而上下之例矣宇鎮曰今曰太極之真云爾則真是太極太極是真此猶曰天道之道人事之事恐是語病矣鍾秀曰真者是无妄也今曰太極之无妄庸何傷乎彥鎬曰真以理言也今曰太極之真則不至於不成說話而朱子既云真字便是太極則直曰太極之真者意實重疊而語無精彩矣龍輔曰一提學之言既聞命矣但無極太極互相通用以無極之真便謂太極之真無所不可

則又於太極動而生陽一句上不曰太極而曰無極動而生陽亦無所不可乎鍾秀曰上文既首揭無極而太極則其下文勢自不得不曰太極動而生陽不成曰無極動而生陽其實則設令以無字代太字亦無不可也 上曰是何謂也豈可曰無極動而生陽乎命膺曰若曰無極動而生陽則是道德經法門轉而入於異端中矣濟恭曰臣則雖伏以思之所謂太極之真者終不知其為病矣真字即真物之謂也今曰太極之真物有何不可耶 上曰若曰真物云則

物者氣也太極當屬之氣耶　上又曰妙合而凝妙字之義可以明釋歟合有凝意凝有合意則先說合繼說凝所以合所以凝之義實是此段第一義亦可一一指陳歟此曰合云者與上文陰合之合字有同異之別乎且合云者無極與二五之相合耶然則理氣交合之際亦可言先後之分耶僉曰臣等未能理會無可達者矣上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則承上文無極之真以下十二字而看之可也下句言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之生却舍理字單說氣字何也

鍾秀對曰理氣本無先後此言無極二五妙合而凝有似理先氣後者承上文無極而太極從源頭說下來故先言理中庸章句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似氣先理後者承上文陰陽五行從有形處說去故先言氣此兩處皆非分別理氣之先後也要之成形者氣也所以成形者理也元無時節分段之可言矣志儉對曰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固以氣言而其所以交感所以化生者即理也中庸章句釋天命之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亦似主氣而言而以天以二

字明所以然之理而已此章無極之真一句已
包得一章此二句亦無單說氣邊之嫌矣 上
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得其秀而最靈云者具此五常與物自異無偏
正之別靈昧之分誠有不可同日而語者然人
不如鳥聖人發嘆人或不及虎狼之仁蜂蟻之
義豺獺之禮鴻鴈之信焉盖由於氣拘而性蔽
而然吾人之氣受天之至大至剛之正氣則藉
令有時而昏何遽不若禽獸之偏得歟願聞其
說念祖對曰人雖得其秀而最靈以暴棄者言

之則所感者多因物有遷不能全其所固有之正且通焉物性雖曰偏塞以其塞焉偏焉故於其所通之處則既專且精不失於外誘不遷於因物以此較彼則反或有勝焉者矣鍾秀對曰物則知覺本短故雖以其偏塞之氣而於其知覺所及處則猶能專一人則正以其知覺之多故雖曰禀得正通之氣而氣質濁駁者每患梏亡其本性蓋知覺反有以害之也　上曰虛靈知覺氣之妙也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是以義理為知覺之主學者義理不明虛靈便易為

累所以必要學問思辨躬行實踐涵養省察擴
充克治凡此工夫無非踏着實地不使此心曠
曠蕩蕩無把握而自異學別論起而曰明心見
性曰神通妙用曰淨智妙圓曰光明寂照總不
離虛靈而陸象山之收拾精神楊慈湖之鑑中
萬象陳白沙謂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主致
良知之說此皆以知覺言心欲守此虛靈以任
其所為流害至今不止以義理應萬事則動不
踰矩發皆中節捨義理尚虛靈則為空寂為虛
無儒釋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學問之士可不深

察而明辨之歟僉曰聖教至此臣等蔑學更無容仰達矣 上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定字之義何也下有定性書與定性之定字同歟異歟志儉對曰二定字固無異同而聖賢用工自有輕重之差矣念祖對曰周張所言似無異同矣 上曰聖人立人極爲此義與大學序中繼天立極之極字可以參互看耶抑有深淺精粗之別耶諸臣未即仰對 上曰此篇不言地道而今始言地之道曰剛柔者何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陽當居先而先說陰剛當居先而先說柔但於人順言仁義其倒言互言之分或有意義乎鍾秀對曰此等處雖說得通終患有牽強穿鑿之病矣　上曰昔宋儒袁樞學術甚精朱子亦嘗許可其言樞乃以仁強屬陰與柔捏合上句陰陽剛柔之文勢力爭不已朱子斥之曰不知仁之定體朱子此訓萬世不易之論也此等處不必強解而牽會只當疑傳疑信傳信未爲不可也僉曰然矣　上曰陰陽柔剛仁義先儒或歸之太極之成象或歸之太極之成質或歸之

太極之成德或謂之一太極若分屬三段則象屬於何質屬於何德屬於何歟僉曰此則未及理會不知所對矣　上曰葉註陰陽柔剛仁義爲太極之體死生爲太極之用先正非之曰各於其中有太極之體用先正之言似得當矣未知卿等之見如何僉曰先正之論一出而葉註之失益著臣等更有何別意見也　上曰君子修之小人悖之所以修所以悖者道歟理歟若曰道云爾則修之之方何如悖之之由可言歟若曰理云爾則經無修理之言必欲修之其所

著手之工其目維何憙對曰道者理之總名理
者道之條目道與理不可分而言之矣 上曰
大哉易也一句語此乃一篇關鎖之緊語而只
說易字不言太極易是太極太極是易而然耶
先儒疑之其詳可得言歟憙對曰太極圖出而
易之道大明言太極而易在其中言易而太極
在其中首言太極終之以易者其旨可見也
上曰諸臣互為發問可也東浚曰此曰中正仁
義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何意而又以禮智先
於仁義者何意也彥鎬曰中者禮之得宜處正

者智之正當處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尤親切至若中正之先於仁義所以配水火木金之序者也鼎修曰此曰君子修之吉修者進修之謂也君子成德之稱也既至成德之後亦有進修之工耶彥鎬曰聖人雖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以其自言為學之次序觀之則可知其未嘗自聖而或忽其憂勤惕慮嚴恭祗畏之念也然則修吉之君子不必看得以聖人以下人也 上曰君子把作聖人看亦或無妨矣夫子自志于學至不踰矩条路甚明階級漸高燦然有可觀

者聖人修已進德之勤有非學者所可及焉聖如夫子而其修道之工若是其孜孜則雖聖人豈不用進修之方耶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云者盖人所不知而獨覺其進者也故惟聖人乃能自盡其修道之工也僉曰聖教誠然矣

上曰此章則講將訖矣諸臣姑退食予將竟夕而止諸臣遂退出

親臨摛文院講義卷之上